

# 古话今说



BAIHUAWENYI  
CHUBANSHE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陈四益著

当代名家文集·陈四益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古话今说

---

陈四益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话今说 / 陈四益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544-6

I. 古… II. 陈…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53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2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4.50 元

## 内 容 提 要

陈四益是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内容丰赡，风格独特。或揭示人生百态，或鞭笞丑恶，或谈古论今，议论范围广而深刻。作者文笔灵活，构思奇巧，不拘一格。有笔锋犀利的杂谈，有说理透辟、自由温和的随想，还有的采用拟古文的写法，新颖别致，既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又有轻松活泼的幽默感。再加上著名漫画家丁聪为其杂文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两种艺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本书别具特色。

## 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杂文，我以为。

对杂文已先入为主有某种见解的读者或许会说，“这些也可以叫杂文吗？杂文应当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讲出一套耳熟能详的道理来。如果杂文真是有一副固定的面孔，那么，我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应当叫它什么呢？叫小品？叫寓言？叫……嗨，何必为此劳神费心，愿意叫它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么一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的文字——呼之为牛，应之为牛，我一向持这种态度。说它是杂文，不过是“我以为”罢了。

杂文，按其初义，本来是指那些不能归于一类的文章：“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这是明人吴讷的话，写在他的《文章辨体序说》中。因为无一定之体，所以便杂，套一句今天的顺口溜：杂文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其实，这也不是吴讷的发明，更早得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已说过，“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各种体裁的作品，如要按文体归类，自可“各入讨论之域”，但若混装一处，也就“并归杂文之区”了。

鲁迅对于杂文，似乎大体也持这种见解。他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

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至于“匕首”“投枪”，攻防手足，感应神经云云，都是说文章的作用，同文体倒是未必相干的。只要看看鲁迅的杂文集，各色文体大备于兹，也便了然于心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杂文似乎有了模式：字数约在千字，太长不行，太短也不行，有人因之称为“千字文”；写法也有讲究，大抵要有起承转合，中间必须引上几段古人、今人、国人、洋人的名言轶事；题目则不是“有感”，就是“启示”，要么就从哪里“说开去”，加上有人大倡杂文的“新基调”，在内容上划定这样那样的框框，若照此办理，杂文是很可能成为一种精巧的新八股的。好在写杂文的前辈、时贤，从不为模式所拘，每逞奇思，迭出佳作，使杂文创作保持着健旺的活力。受到这些作品的启发与鼓舞，我也试图变一变花样，证明杂文是不必也不应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与基调的。这样，便有了《新百喻》，有了《诗画话》，有了《唐诗别解》，有了《京都新竹枝》及其它一些长长短短的文字，形式各不相同，内容则不外生活中的感受，虽不能评议古今、详论政教，也希望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一指半爪的印痕，表明曾有人看到过、想到过这些。丁聪先生为我的许多作品画了漫画，使呆板的文字顿增活气，也形成了一种文体的特色。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杂文家同漫画家携起手来，是很值得杂文史家关注的现象。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大度，对这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的文字给以优容，使它得以厕身于这套杂文自选集中。

1997年5月25日

# 目 录

自 序.....	1
批评家的风格.....	1
说“严”.....	3
“兼听”孔见.....	5
我要结婚.....	8
“穷对付”析 .....	11
没有伯乐怎么办? .....	14
选本与全集 .....	17
“观其大焉者也” .....	20
翻案与翻新 .....	23
考菩萨 .....	26
好话·假话·废话 .....	29
排斥与同化 .....	31
勾脸 .....	33
说话的艺术 .....	35
“吆喝”论 .....	38
也是传统 .....	41

古话今说 .....	44
观音如何不肯东去 .....	47
别一种遗传 .....	50
也来说龙 .....	53
天公地道 .....	56
说说历史上女人的“妒” .....	58
古人是怎么说话的? .....	60
观剧杂咏 .....	64
刘罗锅、清官戏及其他 .....	67
“盖棺论定”及其他 .....	72
关于明星的杂感 .....	75
乱翻书 .....	79
站着读与跪着读 .....	85
这些事是不该忘记的 .....	89
《牛山四十屁》 .....	97
不焚之焚 .....	107
焚书·著书·读书 .....	112
“爱国的自大家” .....	115
说孝 .....	118
儒学箴言 .....	121
《官箴》的故事 .....	124
看包公 .....	127
“必读书”的联想 .....	131
关于儒商与儒商文学 .....	134
荐贤 .....	140
坠瓶 .....	142



水患	144
圣人徒	146
进谏	148
并驾	150
扪虱	152
官廉	154
叹谏	156
时文	158
乌纱	160
诵经	162
不智	164
沐猴	166
陵夷	168
废吟	170
医易	172
应声	174
转舵	176
诛心	178
理事	180
汉砖	182
私访	184
出圈	186
善病	188
加码	190
诗钻	192
悬计	194

奇石	196
不言	198
仰止	200
教谕	202
琢磨	204
林灌	206
德政	208
糊粥	210
服药	212
忌器	214
旧宅	216
诏戒	218
可人	220
不易	222
美言	224
性灵	226
读经	228
读书	230
下海	232
侃文学	234
读鲁迅	236
从英雄到市侩	238
白色的梦	240
服药文化	242
方言	244
机构	246

瞎操心·····	248
潮起潮落·····	250
粹与渣·····	252
远去的与走近的·····	254
后新新红学·····	256
自由窃稿人·····	258
积习·····	260
大哥大·····	262
修坟·····	264
语词的变迁·····	266
歌唱的变迁·····	268
难得摩登·····	270

## 批评家的风格

前些年，是作家们喊冤。因为“四人帮”御用“批评家”们手执狼牙棒，而作家却只有天灵盖。“梁效”、“丁学雷”们呐声喊，非但作品，连人也有被打杀的危险。

“四人帮”垮台以后的批评家，已非“梁效”之流，手里当然没有狼牙棒，但一举手一投足，仍时不时被称为“打棍子”，就不免有委屈之感。若一味捧场，又难免有“捧杀”之嫌与肉麻当作有趣之讥。

怎么办呢？

作家那方面，但求不要小有名气，就以文豪自居，眼空无物。从批评家而言，则应该讲究批评者的风度与风格。

《苕溪渔隐丛话》引过如下一段记载：

……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余曰：“此词本摹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

这里的“公”、“先生”，是指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山谷；所论词是另一位“苏门学士”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余”，就是秦少游的女婿范温。黄山谷“诗文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在南宋一代文人中，卓然自成一家，可算一位大权威了。秦少游呢，从“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的赞语来看，他在文坛的地位，至少与山谷等肩。至于被评论的作品，是苏东坡“绝爱”之作。如果那时有什评奖活动，这首词多半会获得“金鸡奖”或“飞天奖”的。名家评名家的名作，从中却透露出批评者风范的消息。

首先，黄山谷并不因忝列同门或久为至交，便一味吹捧；也不因苏轼极赞，便缄口不言，而是老老实实在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一点不要滑头，这便是批评家首先应具的品格。

其次，黄山谷不是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而是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修改方案。因为他自己也是大作家，所以颇知其中三味，与作家不“隔”。

更难得的是，当他的批评意见遭到反对时，哪怕反对者是范温这样的后学小辈，也认真听取，一旦觉得反对者的意见不无道理时，便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见而另作计议。

坦率、诚恳、慎重、谦虚，我以为这正是文学批评所应该具有的态度，当然，它也是一切批评者所应具有的风格。

## 说“严”

称母亲为“家慈”，父亲则叫“家严”或是“严君”。这样派定父母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不知起于何时。不过，一千多年来，当老子的都已做稳了“严父”，所以对于“家严”之外的“家慈”是否也曾僭称“严君”，从不加以考究。岂但如此，便是那个“严”字应当作何解释，大多数当爸爸的也从不问津，往往望文生义，以为严者，“严厉”之谓也。

解义不确，行必偏执。以严厉自任的父亲们，虽未必像《红楼梦》中的贾政，动辄大骂“畜牲”，却也常常以家庭警察自命。孩子爬到凳上，他厉声喝道：“勿要爬高落上！”孩子到床下捡玩具，他又骂道：“邋遢的东西，出来！”孩子唱歌，他骂做“鬼叫”！总之，“严父”的职责似乎就是无休止地为孩子划定禁区。如果把他们的“训令”汇编成册，通令执行，孩子们的天地也就所余无几了。这样训练出来的孩子，若不是两面派，就一定是很规矩、很老实、很柔顺的羔羊，但同时也不免成为无主见、无创造、无特操的“呆子”。中国的孩子之所以老实、柔顺而少生气的不断，大抵是这类做爸爸的功德。

其实，即便望文生义，“严”字也还有多种解释。它可以是“严明”，当着孩子与别人的孩子发生冲突时，应该明辨是

非曲直；它也可以是“严格”，对孩子不溺爱、不娇纵；它还可以是“严肃”，立身行事决不玩世不恭。比较起来，同是一个“严”字，“严明”、“严格”、“严肃”，对于做爸爸的，恐怕都比“严厉”来得重要。可惜不少当爸爸的却只有严厉。

进而论之，所谓“严父”，当初也并非教当爸爸的怎样对待孩子，恰恰相反，倒是教做儿子的如何对待爸爸。《孝经》曰：“孝莫大于严父。”严者，敬也。做儿子的要尊敬父亲，这才叫“孝”。然而，要儿子“严父”，做父亲的也应该善于自处。一个以给孩子划定种种禁区为能事的严厉的爸爸，大抵只能令孩子惧，而不会从中引出敬意来的。

对于父母说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应该是严与慈的统一。然而，自从派定“父严母慈”之后，统一物便分裂为对立的两极。或是一味严，严到骂詈、鞭笞；或是一味慈，以致溺爱、娇纵。家庭教育的弊端，多源于此。

古人讲修齐治平，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我始终怀疑。因为治国之能臣，未必便能齐家；而理家的好手，也并不就能把国治好。但是，二者之间也未始没有联系。只会给孩子划定禁区的不算是好爸爸，只会给下属发禁令而不能鼓励下属创造力，因而弄得所管部门一副死相的领导，大约也很难被认为是好领导。这已是题外的话了，带住。

1983年6月

## “兼听”孔见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从魏征对李世民讲了这句名言，千载而还，不断为人引用，或以做人，或以诫己。其实，这话的发明权，怕还应当追溯到东汉的王符，他老先生在《潜夫论》中便明白地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然而，话虽两句，实行起来，谈何容易，有嘴上说要“兼听”而行起来却偏信的；有要别人“兼听”而自己却偏信的；有在这个问题上能“兼听”而在别一问题上又偏信的；自然，也有一贯偏听偏信，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的。由此想到，要论兼听，光是“兼听好，就是好”地叫上一通，于事无补，最好能区别情况，分析一下其所以不能兼听的缘故。

明朝的杨士奇，算得一位能臣了。“明称贤相，首必三杨”。“三杨”之中，又以他的建树为大，于谦、况钟、周忱这样的一代名臣，都因他的举荐而得到任用。若无兼听的雅量，怎得有此知人之明？然而，当他的儿子杨稷在老家倚仗父势，横行乡里，屡屡有人告状时，杨士奇却把某人说你如何如何，和盘告诉儿子。于是，杨稷便反诬告状者别有用心，而杨士奇却又偏偏听得进这种谎言。结果言者缄口，路人侧



目，杨士奇再听不到这方面的忠告了，杨稷则更加有恃无恐，终于闹出了几十条人命。杨士奇一死，无人袒护，便被正法了。

杨士奇的偏听，看来毛病出在不辨亲疏。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工作，总要同周围的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由于关系的远近、深浅不同，也便有了亲疏的分野，一般说来，关系愈亲密，来往便愈频繁，进言的机会愈多，也愈容易取信。然而，如果唯亲是听，便也潜伏着偏听的极大危险。如果亲而不才，那么偏听的结果，势必办出些糊涂的事来。

反之，如果能明辨于亲疏之分，对所亲者的话同所疏者的话一样兼听，并且审慎地加以辨别，当诺者诺，当驳者驳，那结果自然便会不同。“三杨”之一的杨溥，吏才是不及杨士奇的，儿子也同样不肖。有一次，儿子进京，杨溥问他“一路守令孰贤？”他便乘机告了江陵县令范理一状，说他最最不贤。但是杨溥并未轻信。再一了解，原来这位公子哥儿路过江陵时，范理不曾设宴招待，也不曾请他住高级宾馆，因此开罪了这位少爷。弄清了这些情况，杨溥作出了明智的判断，举荐范理升任德安知府。果然，范理到任后“甚有惠政”。大约因为杨溥没有因亲而宠，因宠而信，使这位少爷还不敢过于妄为，所以后来倒也没有再听说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儿子是亲，老婆也是亲，秘书、老战友的儿子、朋友的媳妇……都不同程度地沾亲带故。他们的话，无疑都是应该认真听取的。但听了之后，却也要慎，要像对非亲非故者的意见一样，放到事实的天平上去衡量一番，以决定取舍。